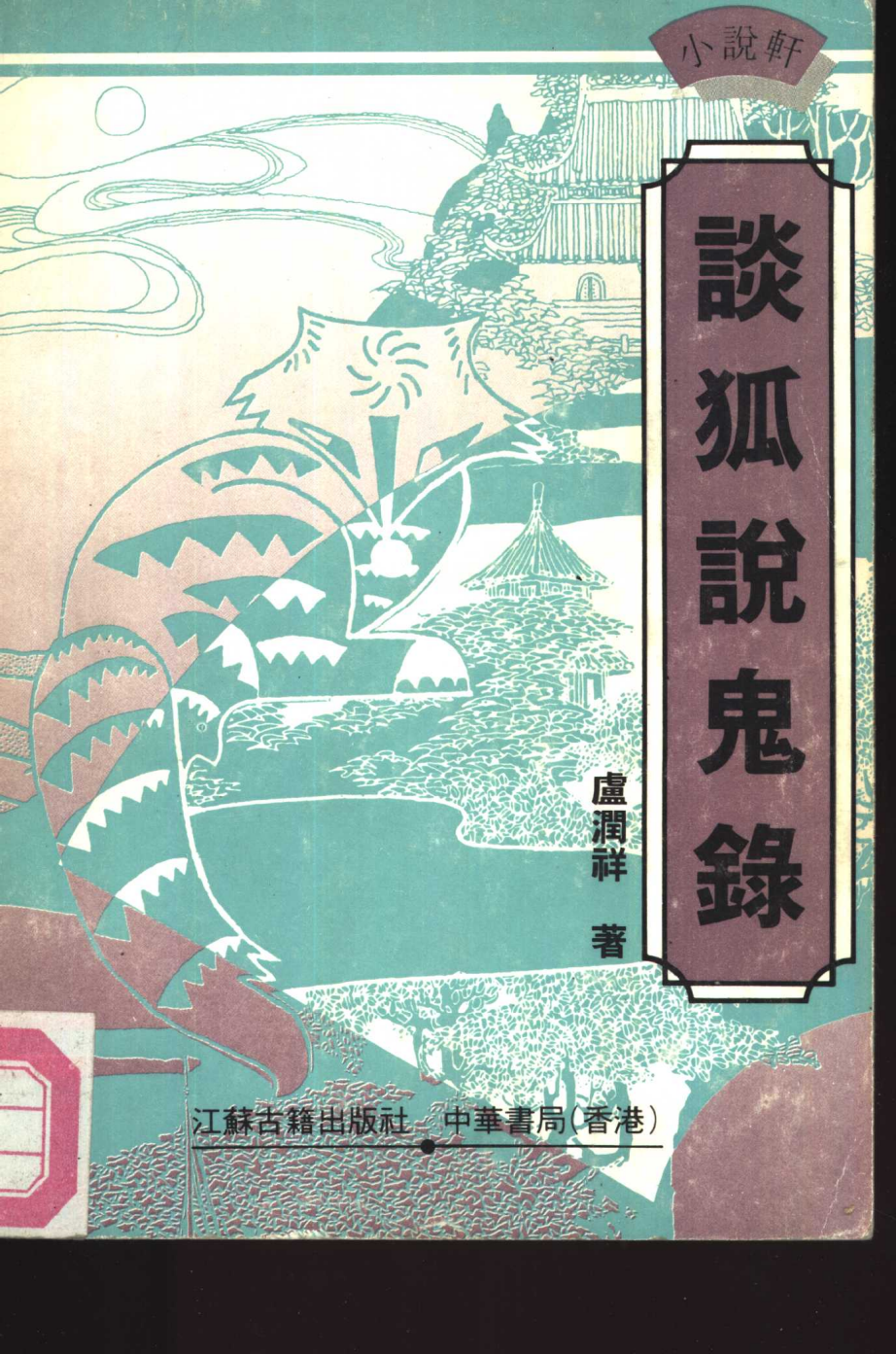


小說軒

談狐說鬼錄

盧潤祥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談狐說鬼錄

盧潤祥 著



女子學院 0026150

062252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蘇)新登字006號

小說軒

主編：劉逸生
策劃：鍾潔雄

書名：談狐說鬼錄

著者：盧潤祥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刷：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358-4/1·95 定價：5.30元

關於“小說軒”的幾句閒話

我常覺得，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因為從六朝志怪、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上下一千五百年間，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在這裏面，涉及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從那裏面，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感情內容、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生動而又具體。假如說，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綫和緯綫，那麼，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說：“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圍，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裏，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他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

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嗟乎！人生十歲，耳

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

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裏面的這段話：“燕公謂：小兒教之讀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爲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義》（說部最佳書），即爲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爲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

隨手舉這三例，都是經驗之談。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進而泛濫及於小說。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後頗衰落，雖餘風不斷，而佳構頗鮮。自金聖嘆以後，毛宗崗尚可一觀；至於《紅樓夢》的脂批，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護花主人之流，便已俗不可耐；馮鎮密、但明倫也批《聊齋》，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還有一些道士、居士，以《西遊記》爲“證道之書”，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可見評點小說，雖曰“小道”，也大有“才難”之嘆。近數十年，考證小說之學崛起，胡適之、鄭振鐸、孫楷第、

阿英諸公，各有擅長，已脫離評點，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是另外一門學問了。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藝術性評論的，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以來，長篇短章，琳瑯滿目，但也不屬於評點。這門學問，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如今還沒有一個“金聖嘆二世”出現，不禁使人有“江山寂寥”之感。

然而，除了評點、考證、評論，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即所謂“漫話式”的。本世紀四十年代，由孟超撰文、張光宇插圖的《水泊梁山英雄譜》，是這一方面的力作。其好處就在於“漫”。“漫”也者，似不經心而實經心，似非着力而又着力，似諧而莊，笑中有淚，“正經學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畫之有“漫”，話之有“漫”，詩之有“打油”，樂曲之有“狂想”，戲劇之有“插科打諢”，武術之有“猴拳”、“醉拳”，凡此種種，無不是的。若著述之“漫”，則又縱橫開闔，無格可循。換言之，古典小說的漫話，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有《春秋》之微言，無腐儒之膠柱，淺者自見其淺，而深者則見其深。至於文字形式，則更不拘一格，謂之小品也可，謂之“野狐禪”亦可，或如師友晤對，或似書札往來，平凡之中，偶有警語，閒扯之際，忽現閃光：此便是所謂“漫話”。一千五百年間，

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但是，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却似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忽發宏願，有“中國古典小說漫話”的擬題，而美其名曰“小說軒”，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論其形式與內容，實在不妨稱之為“小說的小說”，蓋“小說”者，異於正史者也；這裏的後一個“小說”，則又異於評點、考證、評論者也。因其為“小”，可以易於涉趣，也易於入目；因其為“小”，亦可避免“正襟危坐”，作出“純儒”的姿態。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說到有無價值，本也難說，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只這兩項，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是不是於評點、考證、評論之外，更能立一新的部目，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

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

劉逸生

寫於羊城的寓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錄

鬼與鬼的神通·····	1
最早見於記載的鬼事·····	6
最早的鬼魂報應故事·····	8
大小由之的鬼·····	9
從胡母班到泰山神·····	11
兩對不同的門神·····	14
城隍老爺的故事·····	17
丁姑·····	21
雷神與“阿香”·····	23
水神“如願”·····	26
“書神”與“書仙”·····	29
虎神·····	32
夜遊神·····	35
石敢當·····	38
地藏王·····	40
閻羅·····	42
再說閻羅·····	45
“方相”考·····	47
“五通”考·····	50

“牛頭馬面”考	53
無常	55
琴鬼	59
詩鬼	62
窮鬼也是鬼	65
落水鬼	67
勢利鬼	69
無頭鬼	71
鬼推磨的來歷	74
“羅利”	76
狐的演變	79
人、狐、情	82
狐生、狐師、狐鬼	84
愛國女鬼鄭蕙娘	86
鬼宅怪事	89
鬼怕什麼？	92
鬼也看戲演劇	96
鬼吃什麼？	98
棺中女屍的愛情	100
教書匠的奇遇	103
畫皮	105
廟鬼顯靈	107
換頭術	109
扶乩	112

鏡卜	114
巫的騙術	116
“冰人”與“定婚店”	118
“褻公子”的故事	121
照妖鏡	123
“紙馬”	126
剪紙成月亮	130
《聊齋》中的小故事	132
《聊齋》中的幾件案	135
夢與鬼神	137
道士法術	139
奇形怪狀的乞討人	141
《瑞雲》的故事與“點化術”	143
賣胭脂花粉的鬼女	146
石怪與石人	149
種梨	152
思虎	154
《碾玉觀音》	155
《西山一窟鬼》	156
《鬼董》作者考	157
《何典》	158
《斬鬼傳》與鍾馗	160
《女聊齋》	162
《狐狸緣全傳》	163

鬼與鬼的神通

傳說上古時黃帝到崑崙山以東的恒山去玩，恰好在海濱遇上了一頭神獸，它的名字叫做“白澤”，這獸能說人話，非常聰慧伶俐，能通萬物情理，知天地鬼神之事，特別是對山林水澤中各種變化的精怪都十分精通，而且能夠說出不同的名目，“白澤神獸”所說各種鬼怪竟多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之多，黃帝叫人把白澤獸所說的這許多種鬼怪樣子一一用圖畫記錄下來，標出其名稱，加上說明詞，據說：這是黃帝爲了要管領各種妖魔鬼怪起來不致弄錯，才想出個這樣的主意。此事見於古書《釋文》卷五引《軒轅本紀》，也可以在《雲笈七籤》這本書中找到根據。這當然是個神話。

但是，在神話傳說之外，古人是把鬼魂當作實有其事的，魏晉時志怪小說的鼎盛，首先是因爲當時談鬼之風的盛行。所有這些，無不是古先民們對自然、人生的錯誤、模糊的認識所致，並

由此形成了鬼的觀念：早在東漢時一位書生許慎，在他編的中國第一部字書《說文解字》中就說：“死人所歸爲鬼，從儿，由象鬼頭；從厶，鬼陰氣賊害，故從厶。”這是說鬼是陰氣所聚，對人有害。還有一個說法是：鬼是人死後的靈魂。《爾雅》這書說：“鬼之爲言歸也。”郭璞說：“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王充的《論衡·論死》說：“世謂死人有鬼，有知（智）能害人。”種種說法，都說明在古代，人們對生死這一現象的困惑和不解，及對人死後何去何從的探索，並力圖作出解釋，是故連字典都出現這種說法。

雖說有了鬼的觀念，但畢竟誰都沒有親眼看到過鬼，難怪韓非子要跟人說：“畫鬼容易畫人難”的話了。那些談鬼的小說作家發揮出驚人的幻想能力，爲了突出鬼的超人，鬼的神通，志怪中構想了鬼技種種：

(一) 其衣服能不沾雨水。南

朝宋人劉義慶所編《幽明錄》說：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儁家在丹陽郡，後嘗閒居，而天大驟雨，見門前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並不沾濡，（劉）儁疑非人。”《祖台之志怪》說：有鬼名藻居，來見漢武帝，此鬼自水中“凌波而出，衣不沾濡”。

《搜神後記》九說“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天雨而衣不濕。”

（二）生人不能見其形。清代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卷五說：“有以孤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室無纖廣，惟坐久覺

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睹其形。”

（三）見人則隱沒於土中。《閱微草堂筆記》卷五說：“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署中香椽樹下，月夜有紅裳女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

（四）能變作紙，潛入居室。同上書卷一說：有曹竹虛族兄往揚州，途經友人家中，“時盛夏，延坐書房，其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

白澤



不畏。”《聊齋》“妖人”說：于明允所斬之妖竟是一個紙人。

(五) 其頭能摘下，裝卸自如。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二“落頭民”記一婢女，每夜寢，其頭即飛去，“將曉復還”。《閩微草堂筆記》卷一說有一女鬼“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異，況無首耶！其鬼技窮，即不復見云云。

(六) 能變化為人子或變性別。如《呂氏春秋》所記黎丘之鬼化人子作祟事，《閩微草堂筆記》卷九謂，有一女子誘一男童，“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為男子，狀貌淨寧，橫施強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云云。至《聊齋志異》中，鬼變作人形作人婦、或變作美丈夫者更是比比皆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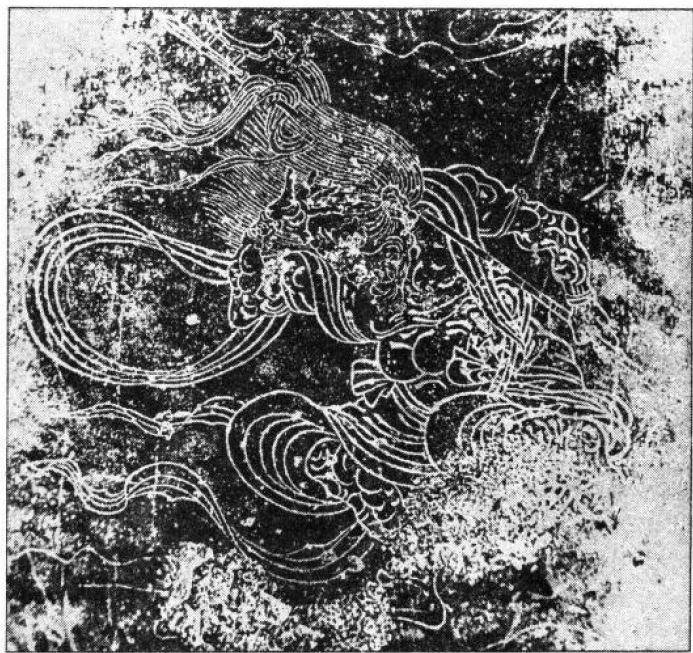
(七) 能瞬息消失其形。《搜神記》卷十六寫紫玉顯靈，要吳王不要怪罪韓重時，紫玉母親正欲上前擁抱女兒，紫玉卻化為煙氣消失了。魯迅所輯《古小說鈞沉·小說》說：“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人謁阮曰：‘鬼神之道，古今聖賢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忽異形，須臾消滅，後年餘，遇病而卒。”這個“人”

就是鬼，能一下子隱身而去。《夜譚隨錄》卷十“傻白”條說：太監傻白，年四十餘，十六歲時，從其叔去西城外祖母家，與衆姊妹賭，玩至半夜，後歸，忽憶表妹所贈“陞官圖”一紙，骰子六枚忘攜，欲反取之。”時已五更，街市人迹已稀。路出白塔寺後回廊下，見一人隔車軌並行，不禁寒粟滿身。視其人，高不過三尺，塊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面耳目手足，如一簇濃煙，且月下無影。大怖。”後此物化為旋風，高丈餘，投東而去。這是說，鬼能化煙、變風、且月光下無影子。

……

當然，“鬼技”變化多端，以上不過述其大略，《子不語》卷四“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說了一個“豁達先生”的故事：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呂某，松江廩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嘗過泖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貿貿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遺墜地上。呂取視，乃一條草索，嗅之，



鬼伯（河北曲陽畫像刻石）吳道子

有陰霾之氣，心知爲縊死鬼，取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

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鬼乃復原形，跪地曰“……我實在計窮，祇求先生超生。”呂問作何超法？曰：

“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唸《往生咒》，我便可託生。”呂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咒》爲汝一誦。”即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碍，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

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趨而去。後土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永無爲祟者。

這也是一個不怕鬼的故事，雖屬虛構，但讀來亦甚有意趣，“豁達先生”以他的大膽幽默機智而戰勝了鬼技種種。



062252

最早見於記載的鬼事

中國最早記載鬼作怪害人的是《呂氏春秋·慎行論·疑似篇》，它記春秋時梁國之北黎丘地鬧鬼事：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苦，惡言惡語）。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

鬼變成老人家屬，而惑人上當，第二天，老人殺掉的竟是去

接他回家的親生骨肉。真是一場悲劇，可見，鬼善“惡作劇”。《國策·趙策二》說：“窮鄉多異，曲學多辯”，說明那時民間十分迷信鬼神，且多喜談鬼事。這個故事根據街談所記，也是迄今爲止最早的鬼訛變其形害人的事。

秦巨伯事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六“瑯琊秦巨伯”條所記之事與此雷同，茲錄於下：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石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



地獄變像圖（局部）吳道子

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今按：此條本事當爲《呂氏

春秋》，不過，某“丈人”變爲有名有姓的秦巨伯；“市”，演變爲“蓬山廟”；“子”變成了“兩孫”；一個空泛的“苦”（粗惡、惡言惡語）改成了具體的咒罵。其餘則大體同。可見晉人干寶是如何利用這個原始記載寫成這條生動的筆記的。